馬融傳第五十上

後漢書六十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馬融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成權四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嚴援兄余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録注曰恂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融

元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汪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界猶限也）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云已其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爲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僖公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彼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謳。劉攽曰註有才不能用案文才當作財）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魯魯爲之歌頌季札曰樂而不荒爲

之歌衛曰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受成之府也小腸者轉輸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胃者五穀之府也膽者積精之府也旁光者湊液之府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戛敲也音古八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擽之所以止樂擊柷也象桶中有椎柄連底搖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

年已來遭值乏運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乏運謂地震大水雨雹之類陛下戒懼灾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絶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稗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寖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鍾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鍾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百姓聞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病蹙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蹙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人同樂也。劉攽曰注今王頗鼓樂案文多一頗字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鬼符之義

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恥尚奇融才以女妻之
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
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
界中會羌虜飇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
關以西道殣相望左傳曰叔向云道殣相望杜注云餓死爲殣也音覲融既
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
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
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

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
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
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爲校書郎又拜郎中也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
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
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
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
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
或可廢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也初

元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宛在今汝州梁縣西）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界猶限也）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思其居毛萇注云已其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爲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僖公以太康貽戚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謳。劉攽曰註有才不能用案文才當作財）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魯魯爲之歌頌季札曰樂而不荒爲之歌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肝魂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受藏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膽者積精之府也旁光者湊液之府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戛擊也音古八反鳴球玉磬也虞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擊之所以止樂擊柷也象桶中有椎柄連底搖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

年已來遭值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元運謂地震大水雨雹之類陛
下戒懼災異躬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
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
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
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
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絶時時寧息又無以
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稱助萬福也
臣愚以爲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
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凍事閒隙
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收藏因講武校
獵使察焉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鍾鼓之
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
鍾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頻鼓樂於此百姓聞王
病頗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
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
獵也此無佗與人同樂也○劉攽曰注今王頻鼓樂案
文多一頻字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
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鬼符之義

作須一篇并封上送陋鄙薄不足觀省臣
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
行焉鞬以藏弓矢櫜以藏箭鞬音紀言反櫜音古刀反偃伯
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名之曰
建櫜鄭注云建讀爲鍵音其憲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
異義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仆
靈臺吝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
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彼固未識夫雷
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左傳鄭子太
叔曰爲刑罰
威猷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預注曰雷霆震耀天之威
也聖人作刑猷以象類之矣又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
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
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自黃炎之
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
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文王所都孟子曰文王之
囿方七十里爾雅曰秋田獵冬曰狩豐
樂奏騶虞韓詩曰東有囿草駕言行狩毛詩曰彼
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
發五豝于嗟乎騶虞毛萇注
之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是以大
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撮風雨之會交陰
陽之和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
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陽也揆厥靈
囿營于南郊揆度也
囿言作
徒觀其

坰場區宇恢眙曠藾蕩藾夐勿罔寒鬳鬱決
藾音盼決音烏勗反並廣大貌也 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
周陁環瀆右繞三塗左概嵩嶽 陁音鼓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爲陁郭璞注曰因山谷遮禽獸曰陁爾雅曰繚視也音馬扱反三塗山名在陸渾縣西南 面據
衡陰箕脊王屋浸波以波淫冀以滎洛 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雉山爲東曰衡山多青雘也理志云雉縣衡山澧水所出東至酃入湘今酃州向城縣北王屋山在今濟源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今在汝川魯山西北在滎陽縣東是也 金山石林殽

起乎其中峨峨磐磐回
崛崦錯崔 金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渾池縣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那境連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雜樹木有祠名大石祠山高二百丈也殽音於謹反磐音五來反崔音徂回反崛音陽峴音魚軌反並高峻貌 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罄
爟焜千其陂 爾雅曰汎泉穴出穴出則出也丹水涅水在今鄧州怪異好石似玉者浮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爲磬也爟焜光也 其王毛則擁牧薦草芳茹
甘荼 毛萇也左傳云楚芋尹無宇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擁相傳音角擁牧未詳莊子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曰薦茹菜也爾雅曰荼苦菜也詩曰堇荼如飴飴亦甘也 芘葺芸葙昌本

深蒲 此音紫其音爾雅曰綦月爾郭璞注曰即紫菜也似蒲可食芸香草也說文云似苜蓿音云莆資都反實雅曰蕺莆昌本昌蒲根也深蒲謂蔗白生深水之中 **芝芣董**

苜蓑荷芋渠 芝芣董菜菜花紫葉可食石滑苜音戶官反禮記曰堇苜粉榆鄭注云苜堇類也蓑荷苗似薑根色紫似芙蓉可食芋渠即芋魁也一名蹲鴟大葉其根亦可食也 **桂荏鳥蔥格韭薤于**

薤鳥蔥葵葉團似蓼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茗山葱格與茗古字通薤音子閒反即巴苴一名巴蕉于軒于也一名薇生於水中矣 **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

珍林嘉樹建木叢生 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陵絕高曰京藩亦蔽也 **蘞熒惡可殫形** 鋪音敷薤音以投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花初出爲笋與薤通其字從唯本作從荏者誤也扈花葉貌本作薤說文云薤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熒光也惡何也 **至于暘月陰匿害作百草畢落林衡**

暘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氣也害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又曰牧亦蔽也建木長木也 **椿梧栝柏桋柳楓楊** 並木名也桋音征反 **豐彤對蔚釜頷橡爽** 並林木貌也對音徒對反釜音父頷音吟橡音丈兩反爽叶韻音生 **翕翌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暢亳**

從唯本作從荏者誤也扈花葉貌本作薤說文云薤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熒光也 **戒田焚萊柞木** 爾雅曰十月爲陽孫炎注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左傳曰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氣也害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又曰牧

師掌牧地凡田事賛焚萊除草也柞音士雅反邢昺木也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然後舉
天綱頓八紘掔敛九藪之動物縗禽四野
之飛征 掔聚也音子由反周禮職方氏掌九藪揚州具區荆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泰野冀州弦蒲幽州貕養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曰藪動物謂禽獸也縗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縗落也國語曰縗於山有罕貫逵注云縗還也禽囊也音託四野四方之野飛征飛走也 鳩
之乎茲圃之中山敢雲移羣嗚膠膠鄙駮
譁讙子野聽聳離朱目眩肆首策亂陳子
籌唇 鳩聚也敦音也亦積聚也鄙駮獸畜迅貌也鄙音普美反駮音俊韓詩曰駾駾俊俊或羣或友

眩亂也叶韻音玄肆首黃帝時善筭者也陳子陳平善於籌策也唇囷也言禽獸多不可筭計 於時
營圍烋廓充斥川谷罕置羅羆彌綸阬澤
皐牢陵山 罕字音浮雉網也置兎罟也羆熊也綸亦作倫阬音苦庚反考韻篇曰阬塹也皐牢猶牢籠也孫卿子曰皐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柵者非也 校隊案部
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 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長也戊己居中爲中堅也
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驌驦之玄龍建雄虹
之旌夏揭鳴鳶之脩橦 陽朔十月朔也疏鏤謂彫鏤也周遷輿服雜記

曰五路重較也金路玉路形制如一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騑驂騑驂馬周禮曰馬高八尺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駱駕鐵驪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舞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鴻鵠之羽畫之於旌旗以像鴻音緣鳴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之竿也音直江反**曳長庚之飛**

髦載日月之大常捷招搖與玄戈注枉矢於天狼長庚即太白星髦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大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云日月爲常招搖玄戈天狼並星名也枉矢妖星蛇行有尾目赤畫於旌旗也案妖星可見尾目而已又言其赤非也亦當作亦上文大常畫日月故云亦畫也○劉敞曰注枉矢妖星蛇行

毛紛其髭馳揚金爰而拖玉環以由反馳羽龍飛揚貌也髭音資各四寸在馬髮前髮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反環馬帶以玉飾之音襄

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旞衆齊同也旞亦旃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旞動而鼓揔音所金反與森字同○劉敞曰注我車既好案我當作田

擥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馳也左傳曰天子六軍僕良馬之善者

清氛埃帰野塲誓六師搜獑良野塲謂除其草萊令得驅

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

又曰司馬狩田以殄爲左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萇注云攻堅也同齊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伐咎鼓撞華鍾獵徒縱赴榛叢皇往來交舛紛紛霍乖別驚分奔騷擾回回南北東西嫻音呼僅反並奔馳貌風行雲轉匈磕隱訇董厖勃滃闇若霧昏磕音苦盍反訇音火宏反並聲也滃音烏董又曰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翳昧僄狡課才勁勇程氣僄狡勇捷貌狗馬角逐鷹鸇競鷙

驍騎孥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猏蹻鏦特肩脰完羝擒介雠散毛族梏羽羣絹繫也與習通音工犬反猏蹻野馬也爾雅曰吳楚之間或謂孑爲鏦鏦音楚江反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音豆完羝牡羊也臣賢案字書作羠音戶官反與完通梏音古岳反案字書梏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然後飛鋋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鼠伏扔輪發作捂轉鋋子也周禮曰王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證反聲類曰扔摧也言爲輪所摧也捂支捂也音悟謂支著車

也轉車軸頭也音衛車軸轊而殺之役及往擊頭陷麤碎獸不得豲禽不得瞥役亦及也音丁外反麤額也音盧豲豬屬必例反及音殊或夷由末殊顛須頻蹙蛾蛾蟫蟫充衢塞隧菟葦涕布不可勝計夷由不行也楚詞曰君不行兮夷由末殊謂末死蛾音而究反說文曰動也蟫音以林反亦動貌也若夫鷙獸毅蟲俛牙食虎豹黠黑也周禮考工記曰大凶燿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注曰燿讀曰哨哨小也音稍縆巡並行貌也縆音於粉反孟子曰有衆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攖攖迫也禦扞也乃牙黠口大匈哨後縆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爾雅曰駮如馬倨

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刺裸裎袒裼鄭叔段也詩鄭風曰大叔于田乘乘馬禫裼暴虎獻于公所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睽離也孤獨也謂挺身刺獸封亦刺也音苦圭反爾雅曰袒裼裸裎也孟子曰袒裼裸裎於我側也其字從衣說文曰裎裸也其字從衣冒撒柘槎棘柀窮浚谷厎幽蹈暴斥虎搏狂兕獄斃熊扶封狶爾雅曰檄山桑也音一染反槎斫也音仕雅反嶰謂山澗也蒼頡篇曰斥大也斮齧亦狂也音吉屯反說文曰兕似野牛而青色扶音劫古字通封大也狶豬也虛起反或輕訾趫悍廋疏蠆領犯歷嵩繇陵喬松履復脩楠踔踔蹻枝杪標端尾蒼

蜼猗玄猱木產盡禺屬單 訐輕捷也音初稍反趫音丑照反說文曰趫行輕貌廋疏猶搜索也廋音所由反字林曰婁山巔也音力于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曰岑嶺巔音莫寒反踔跳也音勅教反趯音長枝也杪音亡小反摽音必遙反並木末也蜼音以醉反爾雅曰蜼卬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獮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兩歧兩則自縣於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猗音居蜡反說文曰偏引一足也木產謂巢栖之類也禺單獸也分音扶問反 罕罔合部罟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麕瞢伍相保各有分扈 罕亦網林賦曰戴雲罕續漢志曰將軍有部部下有曲曲罟魚網也音增弋繳射也繳音之若反說文曰以石著隹繳也絡補佐反說文曰絡絮也瞢與矇同音補何反又音莫張羅貌也矇與幕通翬飛也音揮雲音素洽反廣雅曰雲雨也言鳥中繳如雨之落 爾乃蘋

流纖羅絡縵遊雉翬雲驚晨鳧翬作翬然雲起雲爾電落 蘋遠也音名小反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轅也左傳曰改乘輿而北之沂上也恢大也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漢星也 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 道鬼區經神場詔靈保召方相 靈保神巫也楚辭九歌曰思靈保兮賢姱周禮方相氏掌執戈揚楯

師百隸以毆疫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鼈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劉敬曰正文案道尊當作道**捎罔兩拂游光枏天狗緤墳羊**捎音所交反鄭注周禮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主守財緤擊也音息列反墳羊土之怪其刑似羊見家語**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籗川衡澤虞矢魚陳罟**波籗池籗也前書音義曰籗在池中作室可用栖鳥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籗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罟於泗川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水廣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孕又行罟貪無藝也公曰吾之過也籗音圍**翬終葵揚關斧刋重氷擬蟄戶測潛鱗踵介旅**茲飛則飲飛也呂氏春秋曰荊人欽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舟欽飛扶劒赴江刺蛟殺之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暗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妥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強古治子事景公勇晏子勸景公去之三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持楯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強古治子不肯俱受桃皆反其桃捷開強而死古治子吾伏兵衛三軍者再可以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黿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捷開強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捷領而死蟲與治通翬亦揮也廣雅曰終葵椎也關斧斧名也刋除也踵循翬尋也介謂鱗蟲之屬也旅衆

也○劉攽曰注公孫捷持楯而再搏乳虎案如下文則此少曰吾二字逆鼠湍瀨湝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巃嵸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鼉鼉音壇鮪鱣屬也大者爲王鮪小者爲叔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鼉也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嶕嶫悄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旍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流覽謂周流觀也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犒

注曰車弊車止也嶕音力救反悄七救反亦蕭條貌也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宏大也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莎濞瀁沆漭錯綵繁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純緣也音之忍反委音於危反虹洞相連也虹音胡貢反朔生也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鄭注云大明日也言池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螭紛交結也紛音孚文反蒲亦柳也濞音胡廣反瀁音養沆音胡朗反漭音莽並水貌也錯音千故反虹洞相連也虹音胡貢反朔生也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鄭注云大明日也言池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壺涿氏掌除水蠱涿音丁角反罔音公戶反罔謂罔兩也螭龍

也短狐即蜮也箠音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鼈人掌以時箠魚鼈龜蜃鄭衆注云箠謂以杖刺泥中捋取之

然後方餘皇連舸舟張雲帆施蜺旄髦麾颷
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躍蓁浮
湘靈下漢女游方傳舸艦並也餘皇吳之船名也見左
越舸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幬帳也音直由反颷
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蕭鼓鳴兮發櫂歌劉
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
瓠巴鼓琴淫魚出聽淮南子曰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論
論曰臧文仲居蔡注云龜出蔡地故以爲名也湘靈舜
妃溺於湘水爲湘夫人也見楚辭漢水之神女詩云漢有
游女水禽鴻鵠鷺鷖鷗鷁鷛鷛鷛

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躍也喜音學言並得其所也尚書中候曰武王度孟津白魚躍入于王舟中也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伶樂官也詩國風序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鄭注云方板也於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徹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然後擺牲班禽於賜犒功羣師疊伍伯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禮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以上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互擺牲班布也淤與飫同左傳曰加膳則飫賜犒勞也山疊畫為山文禮記曰山罍畫為山文校千重山疊常滿房俎無空廣雅曰押開也字書擺布字也

疊夏后氏之樽也又曰周以房俎鄭玄注云房謂足下跗也有似於堂房矣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鍾鳴既觴周禮酒正中士掛五壺之名三酒之物膳夫上士掌王之食飲膳羞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炙將行也既盡也暨皆誤也若乃陽阿衰褰之晉制闡鼉華羽之南音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禮記曰噍誽慢易之音作而人康樂鼉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鳥故以調羽也所以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慘駭恫厎伏越散也蘊慘猶積聚也慘與黲通恫音洞厎伏猶滯伏也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此

言作樂亦以跡
叔滯伏之象 鍠鍠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
衢與百姓樂之 鍠音皇鍠鎗鎗鎗鍾鼓之聲也鍠音橫鎗
幽百姓同其樂則
王矣農郊田野也 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
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
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
而來同 入享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
遠國也葱嶺西域山也西河舊事曰嶺上多
葱因以名焉徼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
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
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
諭說焉以和親之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

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
譯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
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音諝○劉攽曰注名通
言語之官爲象胥案文當作通名謂揔稱言語之官爲
象胥也 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
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 晏子
春秋曰晉平公欲攻亟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
願請君之弃酌景公曰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
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亟未可伐也吾欲慙其君而晏
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
方今大漢牧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
之淵忽蔑狩之禮闕槃虡之佃 槃樂也虡與娛同 闇

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刋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理左傳云晉趙盾爲國政由質要杜預注曰由質要契券也刋音苦寒反采清原嘉歧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枝幽荒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又楚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討姦慝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也察淫修之華擧

顧介特之實功聘耿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龍華擧虛擧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畝畒也隴畒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雅小雅之人也潛龍喻賢人隱也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曬鼎俎耳聽康衢營傅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厨索滕葛於莘墟鹽聽嚴戚於大車曬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康衢謂嚴戚也說苑曰嚴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傳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孟子曰膠葛舉於魚鹽也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乘覽

休祥摠括羣瑞俾使也昌當也宏大也前書揚雄
遂棲鳳皇於高梧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
皇上帝東園集帝梧桐
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囿帝王記曰
時焦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也永
逍遥乎宇内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
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
而無原論語孔子曰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成功
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雅曰天錫百
祿子孫千億也禮樂

既閼北轅反旆至自新城旆伊闕反洛京
闕止也音苦穴反新城
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須奏忭鄧氏滯於東觀
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融集云時兄
物故融因是自劾而歸太后聞之
仕州郡遂令禁錮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
制曰融典校秘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
除希望欲仕州縣免官勿罪禁錮六年矣太后崩安
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
廐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延光三年○劉攽曰
正文廐長史案廐長

自是官名後人不知妄加史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尉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

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埋根古不退二句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趙勝平原君客也居門下眾所宾終以一言克定從要毛遂

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劒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朝廷不能用又陳

馬融

羌孝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為晉分并州之地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一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剌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嘗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信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

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爲梁冀章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

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日磾字翁叔三輔決録注）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也計似九曰磐桓利居貞）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莊子曰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識性也匡正也）夫事若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登高

不懼者不胥靡之人也（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此為矜全之情薄也○劉攽曰注胥靡登高也案文多也字）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鼂錯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為安存之慮深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馬融傳第五十上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李賢註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六世祖勳（謝承書曰勳字君嚴）好黃老平帝時為鄠令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勳對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

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礼記曰曾子有疾童子曰華而晥大夫之簀與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失正道也○劉放曰注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案文多一字也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誼曰貞定公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有周之胄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賤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爲長安邠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棱字伯直勳治孫○案不協于將重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誼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絕行不妻曰定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尚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

琴遂白天子勑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邑不
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
世感東方安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
疑以自通揚雄作解嘲班固作答賓戲崔駰作達旨乃斟酌羣言違
其是而矯其非難亦是也作釋誨以戒厲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王對閭丘卬曰士亦華髮隨頤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耆獲即取之杜預注曰胡耆元老之稱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
以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也然則有
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
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銜自媒銜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周禮潘浪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寧子有
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淮南子曰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外夜開門而辟客客有喜寧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暋從昏飯

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挽之以爲大夫矸音岸
骭音尸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自
鬻於秦衣褐食牛暮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養也 夫如是則聖
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
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
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
無外綜析無形其尸已久矣曾不能援萃出
羣倫晞六合之穢曜憲清宇宙之埃塵連光
登天庭序
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

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也
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
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
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
荷榮祿而蒙賜羨音以戰反本或作羨 盍亦罔塗要至
倪仰取容罔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屈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 輯當世之
利定不技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
令蹤遺猶留也 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

通此彼謂貧賤此謂榮祿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睫昧之利而忘明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欵秋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居猶坐也釋解也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至時洪大也三代之隆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勤而撫之于斯已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降天綱綴人紘弛王塗壞

太極陁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陁君臣上下瓦解南淮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逸士崩而下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垂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匈臆也王資臣萬金而游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

駢組流離 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之印駢並也組綬也流離光彩貌也 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蒲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天天是加 詩小雅曰速速方轂天天是掎毛萇注云速速方也鄭玄注云轂禄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禄也天殺也琢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轂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方猶並。劉攽曰正文天天是加寒上天當作天據今詩文正然 欲豐其屋乃蔀其家 易豐卦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云蔀覆也屋厚覆闇之甚也

蔀音部 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 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 石門守晨沮溺耦耕 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而耕並隱道人也 顏歜抱璞遽瑗保生 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歜曰願先王與寡人遊歜辭曰玉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失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禄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歜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娛知足以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為保其生也 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 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

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儒適曹遺輕謂若弃輕細之物而去言惡之甚也夫
之曰南風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氷
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蒼白露凝月令
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艮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氷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蒹薕也葭蘆也
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
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絚地之
基絚音古鄧反絚與亘同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
庶類含甘吮滋沿洽貌斂六合之羣品濟
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
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瑞委繙
縕端委礼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礼說文曰繙赤白色也縕系絚也音它丁反鴻漸盈
階振鷺亮庭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斬出於陸振鷺鷺于下注云鷺白鳥也喻絜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璧雲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山海
石累珪璧雲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山海

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四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前漢多賢人索隱也音所格反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晉凱入辟開也音頻亦反謂禹理洪水而開道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也故當其有事也則養竪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養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裝荷笠毛萇注云荷揭也裝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擐貫也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幹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暬御毛萇注云暬御侍御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關擊柝應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鬚餘官委責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故屣履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偏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河上公注云持滿必傾

不妄止也緊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治焉不失所寧泊猶靜也狂淫振蕩湯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貴誼服鳥賊之丈也言夸華者必死於權埶也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爲不足長者不爲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駭驚駘於脩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氣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踣音步北反又音蒲北反叶韻音越下獲重謇之辜高愛滅

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罪淪胥以痛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陷刑音義云謂相薰蒸得罪也誅協韻音丁注反前車已覆龔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若是害何也音曷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天高地厚跼而蹐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含之則藏至順也論語孔子曰用則行捨則藏故言聖訓也夫怨豈在明愚生不九河盈溢非一函所防九河謂河水分爲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

霞騧胡蘇簡絜鉤般
南津是爲九河也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協韻
音苦郎反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
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
揚哉煙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致毀滅杜
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燔音子廉反
炎音焰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
陰食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絶樞星散地
其動乎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
食則井無影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
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
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朓則侯王舒注

書鬧急也
舒緩也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
知氷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
盈冲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霜堅氷至艮卦曰
盈虛與時消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
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
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
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前書司馬
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圃馳騖乎仁義之途塗
班固曰希覯仁義之林藪也槃旋乎周孔之庭

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
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
神靈之符闓閤闔闢東天衢擁華蓋而奉皇
樞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納
玄策於聖德宣大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
之圖也動績不亏之辜也龜鳳山翳露
露不除踊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
謂之迂龜鳳喻賢人露露喻昏闇也迂曲也脩葉思眞棄此焉如
靜以俟命不斁不渝斁厭也渝變也百歲之後歸
乎其居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
謂小人安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罕漫
猶無所知聞也非君子之咎也昔伯嚭
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豢仲供德於
衡輗伯嚭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
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
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大史蔡墨曰昔有董
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
曰董氏曰豢龍並見左傳豢仲薛之
祖也世本曰豢仲作車軥也輗輈也鉏氏興政於

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
狼瞫取右於禽囚 倢舜之功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爲周穆王御驊騮騄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圉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殽晉襄公縛秦囚使來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很瞫取戈斬之遂以爲車右瞫音舒 馆反
弓父毕精於筋角攸非明喪於赴流壽王劉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 弓父 弓工也關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爲弓矢獻弓而歸三日而死爲弓亦逢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矢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攸飛入江斬蛟前

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簙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詔似優社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
前書上官桀武帝時爲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雖風蓋常屬車桑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爲侍中
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 忸怩心慙也忸音女六反怩音尼
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 衡眉目之間也
歌曰練余心兮浸大清滌穢濁兮存正靈
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洞兮心亭亭嗜欲

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孤峻之貌踔猶越也音丑教反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爲西鄂長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劉攽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

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鉏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邑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爲函故無函匹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玄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以給食歐謳道中後拜會稽太守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

繼以末制乎前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爲庶人從閥下三命數月冀州部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者召拜爲冀州刺史二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奉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又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

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章書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旛信也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

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制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尚書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勿祗畏言勤勞戒懼也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反史記曰霹靂陽氣之動也殆

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天子聖躬所當恭事宰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亦行齋者絳袴襪音文伐反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劉攽曰案文當作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解除謂謝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鳴籥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

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其象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擅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達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滿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羸生已忌故（小汙謂病及死也）籍見南郊齋戒

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云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脩羣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二年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大史志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

祭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曰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蒼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

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
下親政已來頻年災異而未聞收舉博選
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
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
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
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舌莫圖正辭
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

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
略曰春秋義曰蝗者貪
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
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
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
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
象羣下貪狠威教妄施或
舉退舜貪暴曾傷公小國諸侯勑政修已斥退邪臣尚
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況萬乘之主脩善求賢宜舉
勑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
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史神慮則可致太平
招休徵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災必有
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愆爲將何以昭顯憲法哉
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
奉荅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
稱朕意焉。劉攽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又

曰救寧我人案救當作救救寧出尚書 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右用事之使謂樞要之官 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八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爲舉謠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者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和也章明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

福營私之禍則衆庶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俊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二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德也孝
武之世郡舉孝廉文有賢良文學之選於
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
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
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
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

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
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
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
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
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
守奉禄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
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
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

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論語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此邑以爲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廐之冗散如有贓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眞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緣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

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
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鄭玄云祖謂將葬祖祭於庭載謂升柩於車也○劉攽曰正文恒思皇后案恒當作桓后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
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
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
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
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

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
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
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
改爲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
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
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
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

詔召邑與光禄大夫楊惲諫議大夫馬日
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
崇政殿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
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也使中常侍曹
節王甫就問灾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
邑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續
漢志曰光和
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邑對曰易傳云大作
不時天降灾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
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帷
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邑
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
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

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無距而鳴將是后父楊
平陽侯女立爲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
爲大司馬由是爲劉氏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
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
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及頭冠或成爲患滋大也○
劉攽曰注是后父楊平陽侯案如上文此處少一歲
字又當作陽平侯非平陽也又特詔問曰比灾變互生未知
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
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
易曰括囊无咎王弼注云括結以邑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
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

諱具對經術以皐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皐囊也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燈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蜺音女鳥反生則貴藏侔於天府死則立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趙嬈及霍玉也今聖意勤勤思明雅正而聞太尉張

顯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偉姓也璋名也漢有姓偉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玄音玄蔡邕集玄作玄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大宰相大臣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

大臣也雕琢猶鐫削以成其罪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厭伏也音一葉反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荅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

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志身敢觸忌諱乎書具對天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寢寤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蘇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著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漢職儀）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傷仲也）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休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郃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

胡母班郤不爲用致怨之狀邕集其奏曰邕屬
假宛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爲書佐郤不爲召大山黨魁
羊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爲尚書營護阿擁
令文書不覺郤被詔書考胡母班等辭與陟爲黨質及
邕頻詣郤問班所及郤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郤制
曰下司隸校尉正勲
上邕集作蔡毋班也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
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
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
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
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
發宜以臣對與郤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
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
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灾異齎
詔申旨誘臣使言齎猶持也與賚通臣實愚戇唯識
忠盡出命忘職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
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灾異規爲
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
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

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
政思讜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
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
誰敢爲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
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
者因此欲諂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
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持
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

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凡職當咎患但前
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質爲下邳相故不聞也而衰
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擢沒并入阬塹誠
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以
飲章辭情何緣復聞趣音促餘猶隱郤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和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
誤雜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令無以此詔書又刋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旨斥
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荅曰曉是吏遂
飲章爲文書臣賢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爲報或改爲款並非也死期垂至冒昧

自陳願身當辜戮匄質不并坐（匄乞也）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爲萬姓自愛於是下邑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呂強愍邑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滅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揚球使客追路刺邑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及以其

情戒邑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邑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事（猶前書十志也邑別傳曰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已來唯記紀傳無續聖朝不責臣謝伯懷愚心有所不意臣自在布衣常以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一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無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遂放邊野恐所懷隨

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
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
典羣書宜據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
左傳凡例陛下留神者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有律
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
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　分別首目連
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
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
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
不爲報屬猶勸也音燭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
貴驕慢於賓客諾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
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
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
吳會張騭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
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
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
以竹爲椽邕取爲笛音聲猶絶也　往來依太山
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
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
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
琴焉傳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
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

器也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憙(歎聲也音僖)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憮猶怪也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跌前一跗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莞笑貌也音胡板反)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謂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勑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
封高陽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
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
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
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
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
永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
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

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瓜畫兩幡
遠近以爲非宜（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輪青蓋金華瓜畫輜箱也）卓於是改乘皁車蓋（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
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恨用（劉攽曰案文多自恨用不成文理當云卓恨多自用）邕恨其言少從
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
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

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
盈集以此自匿不亦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
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
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
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
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
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
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

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
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
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
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
流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
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
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摧酷之類是也班
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
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
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

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
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
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
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
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
正之兗州陳留閭里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
漢事未見録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
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

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
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
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
有生所共深悲也捄流極皆放也捄音紀力反當伯喈抱銛
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
不得經過胃迫促之令不得避風塵也其意豈及語平日
俾全人哉及解刑衣冠歐越潛舟江壑不

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
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辭
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謂三日之間位歷三臺也臣
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
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
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又
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
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
其子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見淮南子也屬其慶
者夫豈無懷慶謂恩遇者豈不思之乎君子斷

刑尚或爲之不舉左傳鄭伯見虢叔曰夫司寇
犉盛饌也況國憲貪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
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執政
謂王允也放此爲戮放音甫往反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
音伎倭謂紗帳女樂之類音技謂鼓琴吹笛之屬也邕實慕靜心精辭
綺斤言金商南徂北徙謂對事於金商門指斤而言無隱諱也籍
梁懷董名澆身毀籍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爲作西第頌懷重謂邕懷董卓

之恩也
澆薄也

劉攽曰此卷内詔字多改作制字待詔作待制是也又言諸羣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諱照此時悉回避詔字後人既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

蔡邕傳第五十下